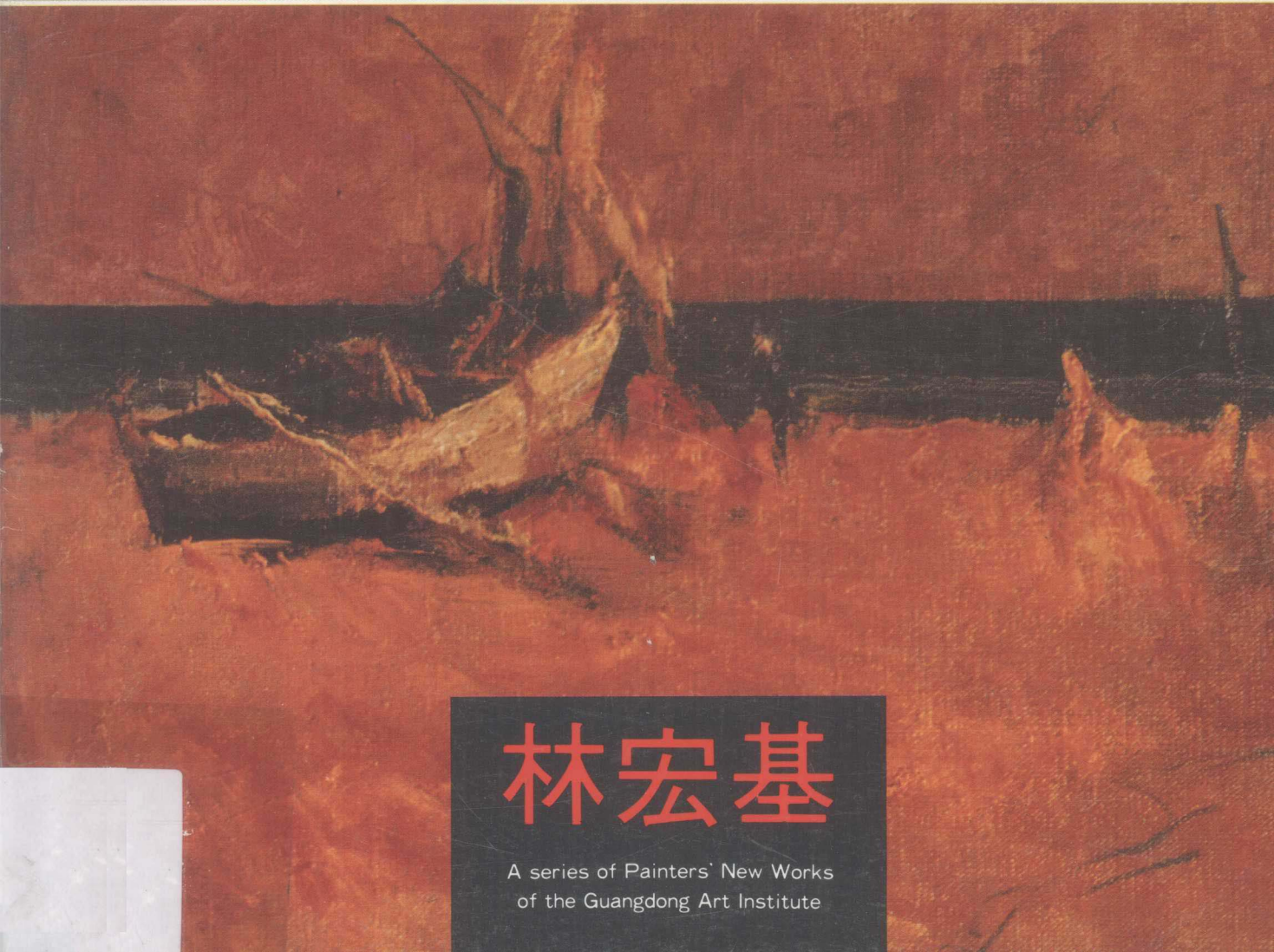


廣東畫院畫家新作系列

Lin Hong Ji



林宏基

A series of Painters' New Works
of the Guangdong Art Institute

廣東畫院畫家作品系列

三環出版社 責任編輯：蔡於良

1991年12月



林震堂

前言

麥荔紅

記不清誰說過，梵高是拿着火柴梗畫畫的。以梵高的基督教精神背景，以他那種熾熱率真的愛。這樣的評價當然是深得梵高之真精神的，此不煩論。

此語重要之處還在於，它道破了一個基本事實：每一個油畫家都應是一個色彩家，作為一個油畫家就應該時時高舉火柴梗——不管他手指上的老繭是否已經充分的厚。尤其對於在中國畫滄郁超逸的水墨烟雲中淫浸了如此之久的中國人來說，這句話的意義應顯得更為沉重一些。

林宏基對色彩的使用是令人振奮的，這裡不是倫勃朗式的富於重量感和威逼力的褐調子，也不是巡迴畫派的憂傷、遼闊的灰調子，而常常是明亮、含蓄、跳蕩、淨朗的棕黃調子——由此生發出愉悅與和諧，從而更多地呈現出感性的直覺感受。

畫面上，闕無人迹的村落、街道、屋宇以及廣漠的原野上，一切都自足地呈露着——不管是面對朝陽還是夕陽。在這響亮的調子之中，當然有着無可置疑的響亮的人類生活，以及對於人類生活的深厚情懷——這是一種被寫實強化的自然物象與被昭示着的人類生活的合一。在這裡，世界是什麼無足輕重，重要的只是世界對於畫家是什麼；在這裡，色彩已不被看作是外物的客觀必然屬性，而是特定時空中的主體感受，畫家並從中不期然而然地默契了某種總體的人類情感。

當世界在陽光下呈露、旋轉時，我們當然需要這樣的歌，有位現代詩人這樣寫道：“我們用充滿太陽和火石的喉嚨唱歌……”。是的，既然我們是燧人氏的後代，那麼我們就總得高舉火柴和火把，面對星星和太陽，用充滿火石的喉嚨去歌唱……。





草灘上的龍骨（麻布油畫）100×75cm 1988年



村頭的木橋（麻布油畫）100×75cm 1988年



受潮拜的菩薩樹（麻布油畫）100×75cm 1988年



綠蔭里的草房（麻布油畫）100×75cm 1988年



退了潮的泥灘（麻布油畫）100×75cm 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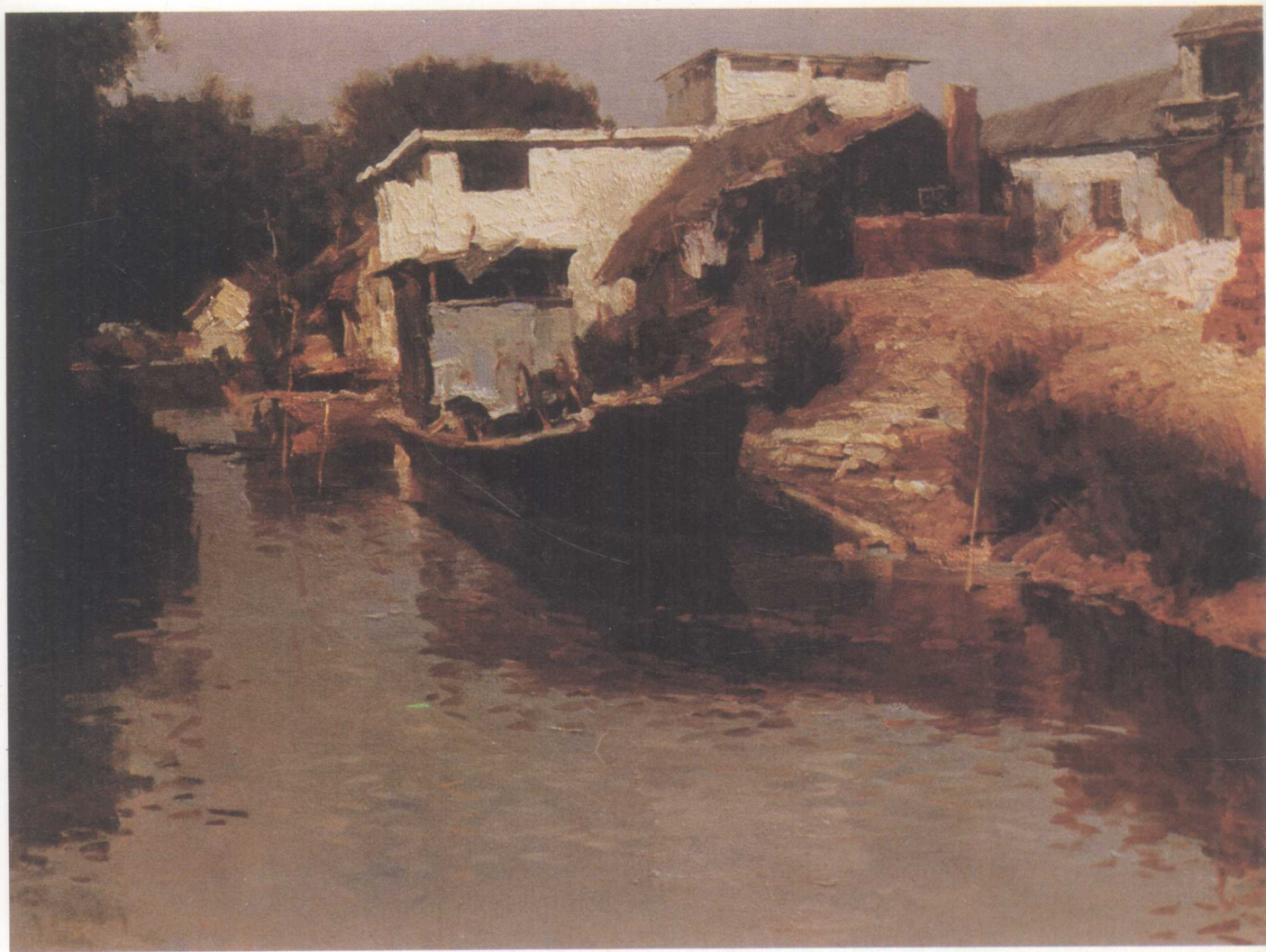
停泊小船的村邊（麻布油畫）100×75cm 1988年



滿載草料的小舟（麻布油畫）100×75cm 1988年



月光下的地塘（麻布油畫）100×75cm 1988年



陽光下的小河（麻布油畫）100×75cm 1988年



9500501

春天的小街（麻布油画）110×80cm 1988年



夕陽下的十八甫（麻布油畫）100×75cm 1991年



綠色的街（麻布油畫）100×75cm 1990年



舊居（麻布油畫）100×75cm 1989年